

經羣衆鬥爭後已送政府嚴辦

與漢奸的母親亂搞
又姦污了幹部的女人

受賄水筆金戒子

親手放走逃兵

與荒淫同時，歐陽又進行貪污。舊曆五月二十八日，村幹蕭見劉一個形跡可疑的軍人，叫

樂縣府連出兩次佈告
確保開荒群眾有承種權

過去聚衆開下的荒地已分配者，應由聚衆時驗給原開荒人補工還工。

了他去，檢查出白洋、金戒子、一雙銀釧子和七八張空白公家條子，還考問，供認是閻小荻的，隨石留守處某會計給他的假護照。歐陽即將逃兵領到自已住處「處理」。該逃兵在歐陽詐唬下，即將金戒子和水筆賄賂，歐陽接受了，親自將其送走（怕有人阻攔），後對羣衆誇稱逃跑了。他把金戒子以三十萬元賄賂，賣給華美銀行，十多天內還吃假飯，給女人，花了廿萬（餘下的已予沒收）。

——上會大爭鬥——
罵責起紛衆羣

最近工作團將王端莊工作小組，集中西坡隆不存，就把歐陽開局，十多天工作中，發現他有許多可疑的地方，如他過去無踪，現在浪費鉅款。經過工作組研究，決定派×××到王端莊去調查，×××也懷疑他與歐陽的關係，經過問接，×××女人將其全部確鑿的經過吐露出來，工作組即以上述確鑿事實逼吐歐陽，歐陽無法狡賴。這一消息傳出後，王端莊要求去香港歐陽幾個月來的工作，並開會鬥爭他，工作團答應交由軍家處理，立刻派出民兵將他扣起來。

霍亂病流傳到偏關五寨

二專署指示積極防治

禁吃生冷東西，組織醫生下鄉

陽曲五區群眾
除害虫保青苗

（陽曲風）五區
曾子清等什驢衆在
夏鉤中撲殺滅盡
蟲，保護苗苗。副
村長閻和和帶着兒
子到山藥地裏捉「
捉不放」，半天內
捉了十餘頭山藥地
「三國」，以每個
獨一吃一引很

寧武連遭五次雹災

幹部深入群眾發動搶救
打破「天殺人」等悲觀思想

離石七區高家溝
清查果實分配

(離石訊) 七區高家溝在前年秋地
地籍時，政府有令下白豆四九百九
一斤，西發部李榮未經過農會即分給
丁村辦和的一些地主富農，農會幹部
趙垣叔(離主)分了白豆
四十二斤，其餘由富農
連有等共十三人分去。去
年分配反社款，幹部商
討決定批給陳和幹部每
都有份，餘歸地主趙垣
、富農趙道章等五人又公
去白洋九十五元。取案到
還兩件事很不滿意。此
工作團去後，貧農團長
討論，將趙道林等五人
取了白洋九十五元利
垣叔等十三人分去之白
全部要回，解決貧苦
口糧困難。在討論時，
倉管等十三人向缺口銀三
，取出之白豆銀洋不足，於是又向
主高家福團捐出銀米一石二斗，
分發給缺口之貧苦軍衆。(世
英、富、恒)

包庇地主封建富農
與貧苦群眾爲敵

伏秋荒受到很大影響。爲此如係熟荒，縣府應即運出兩次佈告，保證荒人至少應享衆在開荒上所得到利益。他有一年之承種權，

內銷或補種之樹，統一分配，確定其
妻秋茶等，不管區，但公額亦由區

農怕墾下荒地，將爲挽救損失，
來士地改革時，自運用兩次佈告，

研究與佈置。(李友)
分下八畝地，也全被日光，氣得他
苦連天。(賀綠廠)

擁護政府民主改革

體團民人各蘭荷
策政略侵府政對反

安理會討論印尼問題

美國處於孤立地位

蔣家代表竟為美陰謀另闢國徑

日休會。此次會議中心，仍討論進一步採取步驟以解決印荷爭端問題。蘇代表葛羅米柯在會上，猛烈抨擊美國獨霸「調停」之陰謀，要求立即組織安理會委員會赴印尼，以解決印尼衝突。印尼代表沙利則亦堅持共和國立場，認為只有由安理會仲裁，才是唯一處理沙利問題之辦法。美代表揚稱兩年來美與單獨「調停」毫無結果之事實，嚴重不安理會懸置理和平仲裁印荷糾紛之提議。在辯論中，美國表形獨立，迫使美國務院不得不於十九日正式撤消單獨「調停」之原議。但美國代表喬生在會上仍頑固的反對蘇方組織，竭力支持蔣派代表蔣廷黻之提議，該提議要求印尼代表對印現狀及執行停戰令之情形提出報告，同時提議由印荷各指定一調停人，並由印荷挑選一第三國之代表，合組一委員會，蔣派代表直一職權，與荷代表十五日所提出者如出一轍，企圖否認安理會有自行處理印尼問題之權，並為美國單獨出而「調停」另辟蹊徑。安理會準備於二十二日繼續討論。

希臘民主軍
機動實行部反擊

（紐約訊）美工人日報著論反對美國在希臘使用武力以支持「四二」封建法西斯政權。該報斥美國安理會代表爲「土之聲明爲「國權無恥」。該報並稱：「我們有了聯合國組織，美國人民不希望繼續聯合國。」下午報又銳批評美政府的聲明稱：「美國基本錯誤在於片面援助希臘」，並斥美國捲入希土內戰之冒險企圖。

荷蘭佔領區

印尼人民怠工破壞

順萬李計夥老的我憶

林西劉 訴控親父霸惡那我向並

不知是我光緒幾年來，因為年頭不好，我父親看見則病的要死，就開機抓了一把，壓下他給我家燒長活，工錢多少與本家錢，只管你一兩便飯不勞你就算工。隔而幾年，每年還給個七吊八吊的，以後五吊六吊，三四四吊，一年比一年少，後來慢慢他就瘦有了，我父親不說給，他也不敢要，一直到他死，整整四十年的苦水，算白白地受過去了。

提起我父親本是當地出名的「惡人」，而前：「一驢四狗動」，人人害怕，在村裏動作非為，願意打誰就打誰，願意罵誰罵誰，全村幾千口人，沒有受過他打罵的我不出幾個來，誰要反抗，就舉刀子動他，私場打不庭官場上見，往衙門口花上幾個錢，就把人押起來。對於我的一叔，李萬福，那就更不消說了。

李萬福，被毆傷來打過去，今天院子裡掃淨地換打，明天呼喚喚誰見也要挨打，一天三百六十天，很少有空。天空過去，特別轉幾年我父親打他特別狠，罵他的也特別刺耳，一開口就氣得滿地說：「你不幹，你滾」。

吃飽飯，說下工錢，但個賬帳的工錢卻一字不提。」所以放一厚，這幾年滿臉都蒼白了，腰也彎下了！就這樣，一天天的忍，一年年的受，一直忍到死。

李夢計像牛馬一樣地勞動，受盡我父親的虐待，但他對我們弟兄卻像對自己的兒子那樣疼愛，我母親孩子多，照顧不來，所以我從小就是跟著李夢計長大的，白天他引上我，夜裏他抱着我睡，拉屎撒尿都是他一手照顧，他把他多年積下的幾個錢都為我花費了，記得我小時每天半夜裏起來哭叫的時候，他總是從炕頭底下掏些花生、酥麻在我手裏。十幾年過去了，我長大了，而他的悲慘的境遇卻仍然沒有改變。

去年在豐順，接到朋友的來信，說他在前六年就死去了，我父親花了五塊錢買了口薄木棺材把他埋葬在孤人墳裏。我父親的心

戰鬥着的延安人民

——遙寄讀者同志——

湯
洛

讀者同志：我願在戰鬥的空隙，告訴你們不可征服的延安人民，如何熱愛我們辦學廠，如何在敵人的鐵蹄下戰鬥。

在牡丹區，敵人編制保甲後的一個村莊，有一天，一個敵人帶着槍到山溝去打野雞，打了十多隻獵打了一隻，便自言自語道：「媽的，把三掛子彈打完了，再滾打往一區。」正句話被路旁過鐵地的一個老鄉聽到了。他放下鋤頭，竊聽過去把槍奪過來，拉開槍一看，裏面還剩着三顆子彈哩！他便把敵人押到家里來，槍頂起來，晚上偷槍的送到游擊隊來。還有一次，我們的偵察員深入敵人的心腹地區——豐登區偵察。剛到某村，敵莊也進了村，他看見無法脫身，便走進一個打麥場，將麥擺開，麥主人在對面山上叫道：「哪是誰？抱麥哄哄哩？」偵察員答道：「哪是我？今天好紅火，我打麥來啦！」麥主「一聽，知道了是游擊隊的偵察員，回道：「呵！是你，我當是誰哩！」偵察員走到麥主人跟前問道：「一場麥是誰人的？」麥主人答道：「是前頭村的，在打前頭村麥，今個天好，來打麥來啦！」就這樣，我們的偵察員得到了掩護，探清敵情後，安全轉回……

讀者同志：和平時期我們的羣衆與我們有着深厚的情感，在戰爭中表現得更加親熱了。在游擊區與敵人作鬥爭的每個同志都深深感到：「要救救，羣衆到底是我們的。」

八月三日

還鄉證及其他

石鐘頭門地主大會拾零

(1)「總

恩顧地主陶子玉弟兄三個，爲了練兵，其弟陶子明就混進了公安總局衛生處，一貫思想落後，去年冬天，陶子玉叫他騎病馬退伍，就說：「一肚不痛，有慢性病！」他便裝做不能吃，背過人到伙房偷的吃，以流氓不工作，後來就因病介紹在處委會處理，發給了一張「遺囑證」，又叫縣政府補助了銀米三百八十斤，回到村上，又叫村裏幫助他，事業大會上，事業一發否認他是退伍軍人，當場決定：「陶子明處委會，與榮恩恩老百姓，並永遠不要恩顧樣的人參軍。」

，但認識很好，他知道地主是農民的敵人，消滅了地主，農民才能翻身。在土地改革中，他們都積極的向地主鬥爭，得到黨委的擁護，羣衆讚美他們：田東太——

挨過楊、租過地、份牛份羊出大利，願專要門地主，人人稱他老主席。齊寶兒——

死了爹，走了娘，窮工人的兒子受磨鍊，頭項兒童門地主，人人稱他小孩王。

劉改銀——

勤勞生產過光景，誠實滾，娶家窮，領準婦女門地主，人人稱她女英雄。

(三) 老主席

門爭大會上，銀金人注意的是：主席團六十六歲的黃漢用東太移漢，十七歲的曾貴農曾買兄，佃農王德安的被感劉改銀。過去他們受地主剝削，拍不起租來，在匪亂份時都算了一下賬，僅用東太一生就被地主剝削了上千石粮食。新政權建立後，他們逐漸翻身。劉改銀於前年鑄硝土，自設爐，鑄了一石硝柴，買下四塊地，今年又開闢了一畝水地，生活上有了保證，曾買兄四歲上父親給地主下夜磨打

